



新世纪万有文库

汉弗莱·克林克 历险记(二)

李美华 译
杨仁敬 校
斯摩莱特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本文库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新世纪万有文库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 (二)

斯摩莱特 著

李美华 译 杨仁敬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致伦敦书商亨利·戴维斯先生

致尊敬的乔纳森·达斯特威克先生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 1

原书编者注释 387

致奥克森耶稣学院的院长沃特金·菲利普斯爵士

亲爱的爵士：

哈里盖特的生活方式对我的性情很合适，我是带着些遗憾离开这个地方的。要不是有件事把我的塔比姨妈和米克惠门卷在一起的话，她很可能是会反对这么快离开此地的。米克惠门是个苏格兰的律师，她一直在试图俘获他的心，从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了这一行动。那个怪人，虽然好像没有使用他的四肢，但充分利用了他的天分。总之，通过呻吟和哀鸣，他极为有效地博得了大家的同情。房子里最好的一间卧室原本是一个老太太住的，她甚至把房间让给了他，好让他自在些，方便些。他的仆人把他领进深邃的大厅时，所有的女人都马上忙活起来。一个放好了一张扶手椅；另一个抖着靠垫；第三个拿来一张凳子；第四个拿来一个枕头，好让他放脚。两位女士扶着他走进餐厅（塔比总是其中的一个），把他安置在餐桌边。她们的巧手为他挑选出精美可口的食品，他便在那里尽情享用。对这一切给予他的关注，他用慷慨的赞扬和感谢来致谢。虽然这些是用苏格兰方言表达的，但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更不愉快。至于塔比萨太太，他对她特别尊重，而且还把这些敬意和宗教的见解结合在一起，谈到了上帝的恩典。他知道她偏爱循道公会，于是也宣称自己是加尔文教教徒的楷模。

就我来说，我不禁认为，这个律师并不像他假装的那样病体虚弱。我注意到，他一天三餐胃口极好，虽然他的酒瓶子上标的是“健胃药酒”，可他却经常喝，而且喝起来似乎还特别有滋有味。我怀疑这不是在药店里调制的，也不是在药剂师的实验室里制成的。有一天，他正在认认真真地和塔比萨太太说话，他的仆人又有事出去了，我便敏捷地把他的瓶子和我的瓶子上的标签换了过

来,位置也更换了一下。一尝他的药酒,发现却是上好的红葡萄酒。我于是把它递给我的一些邻座。不等米克惠门先生有机会再喝一口,瓶子就已经空了。最后,他转过身,抓起我的酒瓶而非他自己的,倒了满满的一大杯,为塔比萨太太的健康干杯。杯子还没碰到他的嘴唇,他就意识到他的瓶子被人换过了,起先有点失态。他沉默了,好像是在思考什么似的。仅仅半分钟之后,他就下定了决心。他对着我们这个角落说道:“这位先生的智慧真令我佩服(他说)。这是个恶作剧,可是有时候,乐极是会生悲的^①。我希望,为了他的健康起见,他没有把所有的药酒全都喝光,这是一种很强的掺了贾拉普^② 输液的波多葡萄酒。如果他喝了,很可能会生病,因为这会使他的胃肠极度不适——”

瓶子里绝大多数的东西都进了从利兹来的一个年轻服装商的嘴里。他到哈里盖特来是想出人头地的。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他已经成了个伟大的花花公子。轮到他时,他喝光了瓶子里的酒,目的是要笑话在座的客人,同时也侮辱侮辱那个律师。他确实也笑了,可是现在,他的快乐让位给恐惧了。他开始吐口水、做鬼脸,做出各种各样的怪样子来。“见他妈的鬼,这是什么玩意!(他大叫道)我认为这东西有种令人讨厌的气味。哼!欺骗苏格兰人的人不久以后就会呕吐的,还会把魔鬼当成他的顾问。”“的确,先生,不管你怎么称呼(律师回答说),你的智慧已经把你赶进了一个污秽的臭水坑。我真的很关心你这不幸的病症。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忠告就是,马上派一个专差到里彭去请沃沃医生,同时,把这屋子里能找到的油和黄油都吞下去,好保护你那可怜的胃肠不受那泻药的侵袭。即使你有节制地喝,那也是很厉害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指球根牵牛的块根或由块根制成的泻药。

可怜的服装商的痛苦已经开始了。他痛得大叫起来，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油被吞下去了，医生也去请了。可是医生还没到，那个悲惨的病人已经上吐下泻，他的肚子里再也没有东西能令他不适的了，而这上吐下泻完全是心理作用才发作的，因为他喝的真的是波多酒，那是律师从苏格兰买来留做自己私下享用的。服装商最终发现，这个玩笑使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又令他极为不适。第二天，他就离开了，把胜利留给米克惠门。他表面上没有露出得意之情，但内心却大为受用。他还假装很同情那个年轻人所遭受的痛苦，因为这种有节制的表现，又赢得了新的好声名。

这件事过后的一天深夜，由于烟囱管道堵塞，煤烟着火了，人们接到了很可怕的警告。大家都赤身裸体地跳下床，一会儿工夫，整座房子就充满了大叫大喊的声音，乱作一团。房子里有两个楼梯，我们自然而然地往那跑。可两道楼梯都被一个挨着一个的人群给堵住了，看来不挤倒、踩到女士是没办法过去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米克惠门先生背上背着一个皮旅行包，灵巧得像一只公羊一样，沿着过道跑了过来。塔比穿着里面穿的衬裙，拼命想拉着他的胳膊，好在他的保护下逃跑。但他显然把她推倒了，大叫着：“不，不，上帝在上，慈善是先从家里开始的！”他根本不顾女性朋友们尖锐的叫声和恳求声，冲过拥挤的人群，把挡道的所有东西都掀翻，实实在在地逃到楼梯底下。这时，克林克已经找到一把梯子，他从窗户爬进我舅舅的卧室，我们一家人当时全都挤在那。他建议我们从窗口一个一个从梯子上下去。老爷劝他的妹妹先下，可是不等她做出决定，她的女仆威尼弗雷德·詹金斯太太已经冲到窗口，踩上了梯子。汉弗莱纵身跳到地上，这样，她下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在下面接她了。这位女子刚刚从床上爬起来，而月光又很亮，一股清新的微风袭面而过，威尼弗雷德的美被幸运的克林克尽收眼底，他的心根本无法承受

这么多的魅力汇集在一起的力量。至少,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她忠实的奴仆。若非如此,那就是我弄错了。他把她从梯子上抱下来,把自己的外衣脱给她御寒,又极为灵巧地爬上去了。

这时,房子的主人大声宣布,火已经熄灭。女士们不用再害怕了,这对听的人来说,无疑是受人欢迎的信息,并且马上就有了效果。尖叫声停止了,接着便是一片规劝声。我送塔比萨太太和我妹妹到她们的房间去。利迪在那晕倒了,可很快就被弄醒过来。然后,我便去为其他可能需要帮忙的女士服务。她们正在沿着过道疾步回到各自的房间去。由于通道有两盏灯照明,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们走路的样子。可是,由于她们大多数人都只穿着罩衫,头又都包在大大的睡帽里,我一张脸也认不出来,只能辨别出一些人的声音。这些声音总的说都很哀怨,有的在低声饮泣,有的在指责别人,还有的在祈祷。我扶起了一位可怜的老太太。她被人挤倒了,身体有些地方已经被许多只脚踏伤。从诺森伯兰来的那个瘸腿的人境况也一样,米克惠门逃跑时,把他给撞倒了。可米克惠门也没有逃避惩罚,摔倒的跛子用拐杖在他头上一顿好打,打得他连血都流出来了。

至于那个律师,他一直在下面等着,一直到喧闹声完全平息下来。然后,他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自此再也不敢露面,午前十一点钟,他才在自己的仆人和另一个仆从的引领下来到公用客厅。他哀鸣着,头上包着一块血淋淋的头巾。可是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他在楼梯上那自私、野蛮的行为已经使他们的心对他的诡计和殷勤产生了反感。没有一个人主动为他提供椅子、坐垫或是脚凳。于是,他只好坐在一张硬邦邦的木凳上。他坐在那里,可怜兮兮地四处看看,微微行了一礼,嘀咕着说:“你最谦卑的仆人,夫人。火灾是场可怕的灾难——”“火能纯金,而且能检验友谊,”塔比萨太太叫了起来,生气了。“是的,夫人(米克惠门回答说)。它还能检验人的谨慎程度呢——”“如

果谨慎就是在患难之中抛弃朋友的话，那你确实具有那种美德。”（我们的姨妈又说）。“不，夫人，（律师又说道）我知道得很清楚，从我退却的方式中，我不能说有什么是非曲直。你们会很乐意地观察到，夫人们，有两种激发我们天性的独立原则——一个是本能，这是我和上帝创造的那些没有理性的畜生们所共同享有的；另一个就是理性。不，在某些非常紧急的场合，本能便处于领先地位。本能占优势的时候，它跟理性便没有半点联系，对与它有联系的东西也就根本置之不理了。它只为保护个人而运作，而且会采用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请你们原谅，夫人们，我没有义务为我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下所做的事情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这时我舅舅插话了：“我很高兴知道（他说），是不是本能促使你带着包和行李逃难的，因为，我认为，你当时背上背了个旅行包。”律师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如果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会被怀疑成是放肆冒昧的话，我应该认为，使我采用那个办法的是某些比理性和本能更加高尚的东西，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包里装着有关一个尊贵的贵族的财产的文件，它们一被烧毁，将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似乎是我的守护神把我的包放在我的背上，为了防卫起见，以承受一个令人尊敬的牧师的拐杖给我的最不人道的猛烈袭击。虽然有了那个包，但还是把我伤得够呛，甚至伤到头盖骨里去了。”“按照你的理论，（牧师碰巧在场，不禁叫了起来）我也不该为这袭击负责任，因为这也是出自本能。”“我请你原谅，尊敬的先生，（另一个说道）本能只在保护个人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可你这保护却不是这么回事。你已经受到伤害，所以你的袭击应该归为报复。这是一种有罪的情感，于基督徒是很不相符的，特别是对新教的牧师来说，更是这样。我告诉你吧，最最令人尊敬的博士，我也想抗辩呢，法律会让我的侮辱得到平衡的。”“哦，双方的损害是相当平等的（牧师说）。你的头破

了，而我的拐杖也拦腰折断了。好了，如果你能把它修好，我也不惜代价治好你的头。”

这种俏皮话引起了对米克惠门的一阵大笑，他开始露出严肃的表情来。我舅舅为了转移话题，便说道，本能在另外一个方面倒对他很和气，因为这使他重新使用四肢了。在他逃难时，他的灵巧程度是令人颇为惊讶的。他回答说，是害怕这一天性使他的神经振作起来了，还提到了一些人在恐惧之中表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力量和行动。但他抱怨说，于他自己来说，因都已经不存在了，果也就停止了。老爷说，他要在他头上放一杯茶，让他跳苏格兰舞蹈，一步也不能错。律师咧嘴笑了，叫来了吹奏的人。于是来了一位拉小提琴的人，这个怪人真的跳了起来，束紧的黑色假发上包着血淋淋的头巾，表演得大家伙全都乐了。可他无法重新讨得塔比太太的欢心，她对本能原则根本不理解，而律师也觉得不值得继续表演下去了。

从哈里盖特，我们经由约克郡来到这里。我们将在这呆上几天，因为我舅舅和塔比萨两人都决定要利用利用这里的温泉。斯卡伯勒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但因为坐落在悬于海上的一堵悬崖峭壁上，因而成了个浪漫之所。一小块肘状的地延伸出去，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波堤，也成了港口，与镇子正好相对。另一边是城堡，高高耸立着，范围相当大。火药还没发明以前，那里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斯卡伯勒的另一头，有供众人使用的两个对外开放的房间，人们夏天便蜂拥来到这里，喝泉水、到海里游泳。这里的娱乐活动和巴思的一样，非常多。矿泉疗养地在镇外边，还有点路程，可也在这一边的一堵悬崖下，离海只有几步远，喝矿泉水的人每天早晨穿着便服到那里去。可是得往下走很多台阶，病残的人感到非常不方便。在泉眼和港口之间，洗浴的器械沿着沙滩排列着，备有全套要用的用具和侍者。你从来没看过这种器械——你自己想像一下，有个小巧、舒适的

木房间，固定在马车上，每个端点都有扇门，每一边上面都有一个窗户，下面都有条凳子。要游泳的人踩着木板楼梯进到这个房间里，把自己关在里面，开始脱衣服，侍者则把一匹马拴在靠海的那一头，然后拉着马车前进，直到海水漫到和穿衣室的地板一样平。然后，他再把马移到另一头，把马固定在那。里面的人脱好衣服后，把朝海的那扇门打开，在那找到恭候着的向导，一头扎进水里。游过泳后，他重新回到小房间里，上去的楼梯已经专门换过了。于是他悠闲地穿好衣服，马车又重新被拉回到干燥的地面上。他再没什么要做的了，只要打开门，就像他进去时一样，从里面走出来。如果他太虚弱或是生病了，需要一个仆人帮他穿脱衣服，房间里是有足够的空间让六个人呆在里面的。在水里伺候女士的侍者也是女的。女性的游泳者还穿着一件法兰绒裙子到海里去。不仅如此，为了得体起见，她们还享有其他的便利。有一些装置还装有遮篷，向海的方向延伸，不让其他人看到游泳的人。沙滩非常适合这一项目，缓缓下行，沙子软得像天鹅绒一样。可是这些器械只能在有潮水的时候使用，而这有潮水的时间每天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游泳的人不得不要一大早就起床。对我来说，我喜欢把游泳作为一种锻炼，不用管那种装置的俗套，任何时候都可以享用。你和我经常一起跳进艾西斯河。可是大海却是个尊贵得多的大浴缸，不管于健康还是于快乐都是如此。你根本想像不出来，这对我的情绪多有好处，而且把人体的每一根腱都给拉紧了。如果要我列举出每天被海水浴治愈的病痛，只要举出一半数目，你可能就会说，你收到的不是信，而是一篇论文了。

你亲爱的朋友和仆人，

J. 梅尔福德

7月1日于斯卡伯勒

致刘易斯医生

我在斯卡伯勒呆了八天了，可我还没发现我指望得到的好处。我们从哈里盖特出发，经由约克郡来到这里。在约克，我们只停留了一天，参观了城堡、教堂和礼堂。第一个是个堡垒，现在已经改成监狱。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我所见过的国内外最好的监狱。它地势很高，通风很好，围墙内地方很宽敞。除了那些有必要被关在封闭的单间里的犯人外，这地方对所有犯人的健康和方便都有好处。即使被关在里面的人，也都能享有天然的地势给他们带来的舒适感。这里矗立着一排建筑物，大审判就在这里举行。

至于教堂，除了它的宽大和它的螺旋塔的高度以外，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和王国里不同地方的古代教堂区别开来。过去，它们常常被称为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纪念碑。可是现在，人们已经同意，这种式样是阿拉伯式的，不是哥特式的。我认为，这首先是从西班牙进口来的，而大部分又都处于摩尔人的控制之下。那些采用这种风格的英国建筑师们并没有考虑到其适宜性。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摩尔人或是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国家里，气候特别炎热干燥，所以，那些为公众建礼拜场所的人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设计凉爽的大厦上。为此，没有什么比那些建筑更值得采纳的了。它们雄伟、狭长、阴暗、高耸入云，不受阳光的影响，和外面火热的天气没有多少联系，只是自始至终有一股清新的凉意，就像夏天热浪中的地下室，或是崇山峻岭中的天然洞穴一样。可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模仿这种建筑，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这里气候阴冷，室外的空气水汽很重。因此，建筑师的意图应该是使人们保持干燥和温暖。就拿我来说，在巴思，我只去过大教堂一次。我一跨过门槛，就发现自己全身

冷得连骨头都在打颤。在我们的教堂里，我们吸入的空气一般都是浑浊的空气，满是墓穴、坟墓和尸骨存放所飘来的潮气，考虑到这一点，难道我们不可以用它们来给为了医学院的利益创办的、有关感冒的众多杂志命名吗？更有把握的证明是，到教堂去，特别是在一年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冬天到教堂去，死去的人会比被拯救的灵魂还更多。我一定会很高兴知道，如果上帝的房子^①建得更舒适，对体弱多病的人的健康更没有危险，这对脆弱的良心难道会有什么冒犯之处吗？如果礼拜之所地板铺得很好，墙壁也有装饰，有暖气，又通风，整个地方能够保持其神圣性，不受死人的污染，这难道不是对虔敬行为一种鼓励、对许多生灵的一种拯救吗？在教堂里安葬，是受到不正直的牧师的影响、出于无知的一种行为。牧师们自称，如果死者安葬在圣地里，魔鬼就没有能力骚扰他们。而要解释为什么要为墓地做奉献，这点真的就是惟一的原因了，即使今天也是如此。

一座老教堂的外表，对任何一个有点得体和协调概念的人来说，看上去都是令人很不愉快的，即使是个对建筑这门学科一窍不通的人也会这么认为。那细长的螺塔，使人想起那些肩膀上被插上一块锋利的尖桩的罪犯来。这些塔，或说尖塔，同样是从伊斯兰教借鉴过来的。它们没有钟，这些尖塔就是用来召集人们前来祈祷的。然而，它们还有更进一步的用途，就是用来观察和发信号。可是，我建议，这些尖塔应该和教堂主体完全不同，因为，它们只使整幢建筑显得更加粗俗，或是更具伊斯兰教风味。

在我看来，礼堂里的阿拉伯式建筑没有一样是根据帕拉第

^① 指教堂。

奥^①的设计建成的,而且也不能改成做礼拜的高雅场所,它们给人一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全都被设计成为偶像崇拜服务的样子。目前,这一行为正在里面进行。教堂的堂皇给里面被装饰起来、上了油彩的小神像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影响,而在狂欢的夜晚,众人看上去一定是像一群希奇古怪的精灵一样,在希腊式庙宇的柱子间就着月光狂欢作乐。

从名声方面看,斯卡伯勒似乎正在每况愈下。所有这些地方(巴思除外)都有它们的时尚,接着流行风还会改变。我相信,英国有五十股泉水是和斯卡伯勒的同样有疗效、同样有益于健康的,只是它们还没有出名,也许还永远出不了名,除非某些医学的推崇者有兴趣把它们的好处向公众宣传一下。尽管如此,海水浴流行的时候,还是要向这个地方求助的。可是,人们仍然希望,他们能把沙滩变成更能给病人提供方便的地方。

我在这遇上了我的老相识 H——t^②,你经常听我提起,他是地球上最古怪的人之一。我最早是在威尼斯认识他的,后来在意大利的不同地方也见到过他。他在那里以卡瓦略·比安诺这个绰号而知名,这是因为,他总是骑着一匹苍白无力的马,就像《启示录》中的死神一样。你应该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他在君士坦丁堡曾经和几个土耳其人进行过一场非常奇怪的辩论,那是为维护基督教而进行的。因为这辩论,他赢得了“示范者”的称号。实际情况是,H——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信人没有赎罪时的自然状态。可是这次,他受到刺激,为了国家的名誉,他得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几年前,在罗马的坎皮多克莱奥,他走近丘比特像,深深地鞠了一躬,用意大利语大声说:“我希望,先生,

① 1508—1560,意大利建筑师,研究并发展了古典建筑,所著《建筑四书》等及其别墅、官殿设计对18世纪英、美等国的建筑影响很大,形成帕拉第奥新古典主义风格。

② 原文如此。下文中用H代表。

你如果把头再次伸出水面，你一定会记住我在你落难时向你致敬过。”这些话被报告到红衣主教卡梅伦格那里去了，又经由他传到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四世那里。这么放肆的话不禁使教皇哈哈大笑，他对红衣主教说：“那些英国异教徒认为，他们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去见魔鬼呢。”

确实，H——是我知道的英国人中惟一个有足够的决心在外国人当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不论是衣饰、饮食、习惯或是谈话，他一点也没有偏离他从小被培养成的那种方式。大约十二年前，他开始了环行活动，他也如愿完成了。他把总部定在那不勒斯，从那坐船到了马赛，再从那乘轻便马车到了昂蒂布。然后，他去了热那亚和莱里西，从莱里西他继续前行，途经坎布拉蒂那，到了比萨和佛罗伦萨。在这个都市呆了一阵后，他又坐着轻便马车出发到罗马去了。他在那休息了几个星期，然后又继续上路到那不勒斯去，目的是为了等待下一个开始环行的机会。关于这一环游，他描述了足有十二次之多。最近又突然改变行径，到他英国的乡下居所去看望二十多年前种的树木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上要种双排树，这计划定下来后，他就定下了回乡下的计划。他来到斯卡伯勒，向他尊贵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G——的M——^①致敬，却忘记了自己已经七十岁了。他放荡地把自己牺牲给酒神巴克斯，结果第二天就中风了，这使他的记忆损伤了一些。可他的古怪性格还是保留得完美无缺，现在正打算途经日内瓦回到意大利去，去和他的朋友瓦尔泰开场讨论会，给迷信基督教的人以最后的打击。他打算从这里坐船到荷兰或是汉堡去，因为，先到欧洲大陆的哪一部分，对他来说，完全是件无足轻重的事。

他上次出国时，要坐一艘开往来航的船，行李都已经装上船

^① 原文中的G——指某地，M——指某人。

了。沿河边上船时，他弄错了，被送到航行中的另一条船上去。一问才知道那船是到彼得堡去的。“彼得堡——彼得堡——（他说）我也不在乎跟你一块航行。”于是，他和船长搭成了一项买卖，买了几件大副的衬衫，安然无恙地被送到了马斯科维宫廷里。自那起，他从陆路旅行到来航去取行李。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做出同样性质的怪事来。我可以打赌，由于人们估计他不会活太久了，根据正常情况，他的死亡将会和他非常放肆越轨的生活一样奇怪。^①

可是，现在还是从这个幽默大师身上回到另一个幽默大师身上来吧。你应该知道，我从含铁矿泉和大海中都获益匪浅。要不是有件最为可笑的事使我成了城里的谈资，使我不得不要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我还会多呆些时候，好好使用它们的。可我受不了自己给众人展示了一幅画面这一想法。昨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到洗浴场去，伺候我的是我的仆人克林克，他像往常一样在沙滩上等我。风从北边吹来，天雾蒙蒙的，水很凉。我第一次游完从水里出来时，冷得我不禁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克林克听到我大叫，又模模糊糊地看到我离向导有相当一段距离，还在和波浪搏斗，便想当然地认为我快要淹死了。他冲进海里，衣服也没脱，匆忙中把向导也打翻了，要去救他的主人。我已经游出去几划了，这时却听到一个声音。我转头看见了克林克，水

^① 这位先生横越大海到了法国，在弗尼拜访并会晤了瓦尔泰先生，在热那亚重新开始环游，于1767年在佛罗伦萨瓦尼尼的房子里去世。由于他小便不通，他决心效仿庞波尼尔斯·阿蒂斯用戒酒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一决心他执行得就像是古代的罗马人一样。他最后一次见过他的伙伴们，开着玩笑，无拘无束地交谈，用音乐招待他的客人们。在他戒酒的第三天，他发现自己的毛病全消失了，但他拒绝进食。他说旅程中令人最不愉快的那部分已经过去，而在他轮船驶近港口的时候使船头转向，那他就真的是个该诅咒的傻瓜了。这么想着，他就一直坚持着，一点也没有装模作样的样子。就这样，他非常安详、宁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而这给古代最坚定的禁欲主义者都增光添彩了。——作者注

已经漫到他的脖子。他正惊恐万状地朝我走来。我担心他会被水淹没头，于是赶快游到他那里去。他突然抓住我的耳朵，把我拖到没水的沙滩上，痛得我大喊大叫的。沙滩上的男女老少全都惊奇不已。

我耳朵痛极了，这使我非常恼怒，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如此对待，也使我感到很没面子。于是，一怒之下，我就把他给打倒了。然后我跑回到海里，躲在供游泳用的小房子里。我的衣服还放在里面呢。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想想要公平地对待这个小伙子。他一片真心，是出于忠诚和爱戴我才这么做的。小房子马上被拉回到岸上。我打开门，看见他站在轮子边，双眼垂泪，全身发抖。这一方面是因为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害怕得罪了自己的主人。我为他承受了我的一击表示感谢，向他保证，我并没有生气，坚持要他马上回家去换衣服。他心里根本找不到要执行这种命令的细胞，却如此乐意以我为代价给那帮暴民提供了取乐的素材。克林克的意图无疑是值得称赞的，然而，我却成了他单纯天真的受害者。自从我的耳朵受到如此对待之后，就一直有种灼热感和一种奇怪的嗡嗡声。我走在街上总是遭到人指手画脚的，被当成是被赤身裸体地拖到岸上的怪物。哦，我敢肯定，愚蠢之举经常比欺诈行为更令人气愤，当然也更有害。一个人在选仆人的时候，是选一个有理性的无赖更好呢，还是选个诚实的傻瓜更好呢，这对于你的朋友，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你的，

马特·布兰布尔

7月4日于斯卡伯勒

致奥克森耶稣学院的院长沃特金·菲利普斯爵士

亲爱的沃特金：

由于我们的老爷特别娇弱，所以，我们匆匆忙忙地从斯卡伯勒撤退了。一想到他被当成怪物被人指指点点的^①，他就受不了。

一天早晨，他正在海里游泳，他的仆人克林克自以为他的主人有被淹死的危险，于是自作主张地跳入水中，把他赤身裸体地拖到岸上，几乎把他的耳朵都扯下来了。你可以猜测一下，这一举动给布兰布尔先生带来了什么样的感觉。他是个没有耐心、性情暴躁的人，对体面和礼仪又非常在意。于是，一气之下，他挥拳把克林克打倒了。但他后来为自己的怒气对他道了歉。为了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决定第二天就离开斯卡伯勒。因为，这件事已经使他变成那里的名人了。

于是我们便出发了。穿过荒野，途经惠特比，及时开始了我们的行程，希望晚上可以到达斯托克顿。可是这一希望落空了。那天下午，马车在穿过一道被洪流冲刷而成的深沟时严重受损，连接车架的一根铁条被折断，而同一边的皮吊索也拦腰断裂。车上的人大为惊恐，我妹妹利迪一头撞在塔比萨太太的鼻子上，撞得很厉害，把她的鼻子撞得鲜血直流。温·詹金斯从一扇小窗户里被抛到了马后面的地方。她像妓女被上了颈手枷似的，最后被布兰布尔先生亲手放了下来。我们离能够找到轻便马车的地方还有八英里远，而除非马车修好，要不然我们是不可能坐着马车继续前进的。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村落的边上发现有家铁匠铺，离我们出事的现场大约只有半英里远。

^① 原文为拉丁文。